

一二等人不藉政權以自重

顏旨微

一戰而後。吳子玉之聲譽。又復爲世所倚重。吾人猶憶直、皖、戰後一年間。世人之論吳者。率以孱蹇二字蔽之。即當奉、直、布防之始。調人奔走兩間。亦多深慮吳處不易進言。曾幾何時。奉軍敗潰。申外各報所載吳之言論態度。一歸和平寧靜。即就其語降將張奎武之言。所謂「敗固可矜。勝亦何足自喜。」又彷彿見道之言矣。

唯吾人以爲個人舉止之蹇傲與和易。乃由於個人稟性之不同。與其人之事業本無所碍。故世之有功之人。率性孱蹇。或宅身和弱。兩皆不足爲病。惟恃功而進接政權。僥蹇以憤事。和弱以誤事。始皆足以爲病。大凡一二等之人。恒不喜藉政權以自重。而二三等以下之人。則竊欲藉政權以自重。最近之事。可取以爲喻者。如日、俄、戰爭而後。日本之東鄉、乃木、二將。一則秉性和易。一則宅躬謹嚴。然二人皆功成身退。平居樸儉。而名益高。如桂與寺內之流。則日持政柄。而其流品。遂亦日即於庸俗凡劣矣。

近者。吾每見個人或團體之代表者。與吳子玉接談。率好以政治之事相詢。而吳亦偶有所答。皆不免使吾人沉悶。吾人則以爲建設之事。決非二三人所可爲力。必須注重於國民全體之知能。就今日而論。簡切言之。必須將一般之知識提高。一般之職業有定。即所謂無學之人。使之有學。無識之人使之

有識。於是入山樵木。行川汲水。將國家之事。共起擔當。而十年以來。一切所訴之於政府諸人及二三軍閥者。今則痛自內省。而轉易其方向。以訴之於國民之自身。將歷來習俗所囿之一切因陋依賴之觀念。取進化的襲擊。以突破枯寂的邱塚之政治境地。而別成一境。始得謂之爲國民忠實之使命也。

今必欲以戰勝之人。即爲有權力之人。又以接近政權之人。即爲萬能之人。皆使吾人惶惑不解。吾固不能在今日而必得一二等之人材。不喜藉政權以自重。然國人復從而鼓舞之。此種現象。又足使吾人追念段芝泉之往事。而不禁慨然也。